

那是一個深秋的早晨，天剛微亮，薄霧還掛在樹梢上，我坐車前往山村學校教書。車在九曲十八彎的山路上盤旋，直到日影西斜，來到位於大山深處的一所中學。

看到四面漏風的校舍，我心里一陣酸楚，決意留下來，把夢想的種子播到孩子的心田。事實上，遠沒有想像的那么简单，有個叫李想的孩子，就是讓我頭疼的學生。

我在講臺上念課文，抬頭見他兩眼走神，心早飛到爪哇國去了。我的火氣騰的冒上來，大聲說：“李想，我剛纔讀到哪了？”

同桌用胳膊捅了捅他，他這才醒覺過來，撓撓頭說：“讀的什麼？沒聽到啊。”班上學生哄堂大笑。

我氣得不知說什麼好，示意他坐下，告訴他認真聽講。這樣的事情反復多次，成績自然好不了。他還和別人打架，黝黑的臉上掛了彩，問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說。

有一回，我看到幾個孩子圍着他揮拳亂打，邊打邊說：“不信你不哭。”淚水在眼眶里晃，他昂著頭，愣是不讓它落下來。我大喝道：“為什麼打人？”他們撒腿跑了，像一群小馬駒似的，轉眼沒了踪影。

我走上前，想說些什麼。他看了我一眼，轉過身，歪歪跌跌地走了。我心里覺得難過，他到底是怎麼了？他的童真哪里去了？

#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有個周末，我到他家走訪。到那兒一看，我鼻子酸了，破舊的土坯房，屋內光線昏沉。原來，他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爺爺。 “他父母出去多久了？經常回來嗎？”我問。

老人嘆氣說：“他爹娘走了五年，很少回來。剛開始那會兒，他想起來就哭，躺地上打滾兒，誰也哄不住。連哭了幾個月，眼淚都流干了……”

校園里再見到他，他仍舊上課走神，我卻不敢與他的目光對視。那目光也望不到底，透着陣陣寒氣，充滿稚氣的臉上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和漠然。



就這樣又過了幾個月，有一天，聽說他的父母回來了，還受了些傷。

事情大致是這樣：他的父母坐車回家，趕上下雨，山路濕滑，車翻進了溝里。幸好只是些外傷，他們在醫院住了幾天，包了些藥，打車趕回了家。

我想去他家看看，路上，聽見村民在議論：“爹娘出去這麼久，回來傷成那樣，這孩子跟沒事人似的。”

作為老師，我的心像被什麼東西揪了一下，有一種深深的挫敗感。

走到院裡，爺爺正沖他發脾氣：“你這孩子，心咋就那麼硬呢？看到爹娘遭了罪，連滴眼淚都沒流……”話沒說完，便聽到一聲劇烈的咳嗽聲。

他倚著門框站着，默不作聲。父親接過話說：“我們出去這些年，他感覺生疏了，這也怨不得孩子。”

母親走過來，摟着他的肩說：“這次出事後，我和你爹也想了，年後包片果園，不出去打工了。”他低下頭，一顆亮晶晶的淚珠，滾落了下來。剛開始是小聲啜泣，到後來變成了嚎啕大哭。

我忽然懂得，這些年來他有多孤單，有多悲傷。所謂的堅強，是因為沒有一個能讓他依靠着哭泣的肩膀。我眼眶全濕，悄悄地離開了。

第二天上語文課，他坐得直直的，聽得很認真。下午是體育課，他跟別的孩子在草地上嘻嘻哈哈地玩鬧。金色的陽光傾瀉下來，他的臉上煥發着光彩，整個人都明亮了起來。

他沿着操場奔跑，輕盈得像一陣風。有同學喊：“李想，你的衣服臟了，後面好幾道黑印子。”他頭也不回地說：“俺娘……會洗的。”“娘”這個字拖得老長，喊得格外響。

我不知道一滴淚掉下來之前，在他心里奔涌了多久。但我明白從現在開始，一個美麗的生命，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又變得鮮活生動起來。

顧曉蕊

小時候上作文課時，老師要我們讀故事寫心得。故事的內容是對日抗戰期間，女童軍送國旗給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守軍的故事。

照說，這個關於榮譽、愛國、奮不顧身的事，心得一點也不難寫。

不過那時我故意唱反調，寫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詳細的文字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

一、如果不能打勝仗，送國旗也沒用。如果能打勝仗，國旗過幾天再掛也沒關係。

二、如果打敗仗還掛國旗，老百姓會誤以為打勝仗，錯過了逃亡的黃金時機。

還有，三、國土失掉了，還可以收復，但女童軍命沒了，就無可挽回了。因此還是命比較重要……

我還寫了不少理由，總之，結論就是大唱反調。

可以想像，在那個國家、民族情操重於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師約談了。

老師問我：「老師平時對你好不好？」

我說：「好。」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聽老師的話，別人怎麼寫，你就怎麼寫。」老師停了一下，又說：「大家會怎麼寫，你知道吧？」

我點點頭。「為什麼？」

「你相信老師，這是為你好，你聽話以後才有前途。」

「噢。」

我信了老師，從此我的文章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種是公開的「聽話」的文章，

像是：作文課的作文、比賽的作文、考試的作文、貼在壁報上的作文。另一種是偷偷摸摸的、「不聽話」的文章，像是：傳小紙條的文章、寫情書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了我長大之後，我母親還很喜歡數落我小時候多麼頑皮、多麼不乖的事蹟。當然，四行倉庫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對我來說，那些其實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話，或者誠實地說出、做

會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辭去了醫師的工作，成為一個專職作家，成為一個編劇、廣播主持人、電視連續劇製作人……

回想起來，是這些「不乖」、「不聽話」的作為或決定，一點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決定性的部分。

有時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時候放棄了「不聽話」的文章，只寫「聽話」的文章，或者因為沒有零用錢買郵票，因此放棄投稿，或者先徵詢雅麗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這些「不乖」，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師講的一樣，所有要我乖的人幾乎都是很善意地為我好。我也相信，聽話的人的確會有前途。那時候我並不明白，不聽話的人，長大一樣會有前途——差別只是，聽話的有聽話的前途，不聽話的有不聽話的前途。

回想起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讓那個年輕、不乖又有點徬徨的自己，或者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知道：

別擔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繼續努力、用力讓自己長大成心中想望的樣子，一切都會很好的。

那時，如果能聽到類似的話，從愛我或為我好的人口中說出來，或許我會少些猶豫，多點堅定與專注吧。於是，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書寫。



## 如果我一直很乖

侯文咏

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事情而已。當時我一點也沒想過，那就是所謂的「不乖」。

依照那樣的定義，我這一輩子其實還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時沒有郵資，偷爸爸的郵票。像是，為了讓稿子內容更精彩，編出許多學校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為了看電影，偷偷翻牆爬進電影院，被老闆拎著耳朵拉出來……

或者，像是，約會時沒有徵得雅麗小姐的允許，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實驗室做研究時，明明大家都覺得異想天開，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試。或明明大家覺得是沒有機

## 躍居美國第一大族裔 亞裔首度超過拉美裔

美國人口普查局此前對美 2011 年人口統計顯示，美國少數族裔新生人口首次超越白人。外界預測，美國將成為少數民族的天下。美國報告近期指出，亞洲裔已經超過拉美裔成為美國第一大移民族群。

在美國，亞洲裔已經超過拉美裔成為美國第一大移民族群。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新近報告指出，目前亞洲裔在美國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 1,820 萬，這使得亞洲裔移民成為了美國境內人口數量最大的群體。

2010 年美國新移民浪潮中，亞洲裔佔據 36%，人口約有 43 萬；同期，約有 37 萬拉美裔移民至美國，佔美國移民總人口 31%。這一數據，同三年前皮尤中心研究數據相比，正好相反；2007 年，進入美國的亞洲裔移民人數為 39 萬，拉美裔移民數量為 54 萬。2007 年至 2010 年間，拉美裔移民數量下降 31%，而亞洲移民數量增加了 10%。

據悉，亞洲裔移民數量超過拉美裔原因歸結於近年來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減少。皮尤研究中心執行副總裁泰勒(Paul Taylor)表示：“亞洲人口已經成為了美國移民新浪潮中的主力軍。”對於拉美裔移民數量減少，移民學者將這一現象歸結於幾個原因：美國經濟衰退，復甦緩慢；美國政府對移民實施強制驅逐出境手段，促使拉美裔移民在美人口減少；與此同時，墨西哥出生率不斷降低，也是拉美裔人口降低的原因之一。

皮尤中心人口統計學家發現，美國政府對非法移民實施的強制措施對拉美裔移民產生了重要影響，同亞洲裔移民相比，大量在美拉美裔移民並不具備合法的移民文件。數據顯示，大約 45% 拉美裔移民為非法移民，而亞洲裔非法移民數量為 13% 至 15%。

此前，美國人口統計局於 1 月 3 日至 3 月 27 日通過電話調查方式，對全美境內亞洲移民的生存現狀加以瞭解。大

約有 3,500 名亞洲人參與了這一調查。調查結束後，在長達 214 頁調查報告顯示，亞洲移民是美國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種族群體。

人口統計局調查顯示，25 歲及以上年齡的亞洲移民中，49% 都擁有大學學歷；美國同齡人群中擁有大學學歷的平均比例為 28%。亞洲移民家庭年收入平均值為 66,000 美元，其他在美種族家庭年平均收入為 49,800 美元。

同時，調查顯示，亞洲移民也比其他種族更加具有傳統的家庭觀念，在受訪者中，54% 的亞洲人表示擁有強烈的家庭觀念，並稱擁有一個成功的婚姻是人生重要目標之一；相比之下，美國成年人中，擁有傳統家庭觀念的人數比例為 34%。

調查顯示，亞洲人也以他們強調傳統的家庭觀念。約 54% 的受訪者，相比之下，34% 的成年人在這個國家，說有一個成功的婚姻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目標；另一個是一個好的家長，據亞洲成人的 67%，相比之下，大約一半的成年人一般人口。

亞洲移民也重視職業和物質上的成功，這反應在亞洲人育兒風格上。受訪者中，62% 的亞洲人認為，大多數美國家長並沒有對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成績上施加過大的壓力。調查顯示，至少 83% 的美國亞裔成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國、菲律賓、印度、越南、朝鮮半島以及日本。



“小”生存環境與“大”社會氛圍

在美國，種族歧視永遠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大人物們不願意輕易觸及它，是怕一不小心會身陷政治不正確的泥潭。平民百姓倒是用不着擔心什麼政治帽子，但人們在平時談論這個話題時，仍是十分謹慎，多半也僅僅是泛泛而談。如果你當真要指控某人或某事涉嫌種族歧視，那問題就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了，會牽涉到證據、事實、動機、後果等等一大堆令人頭痛的調查。所以，我們一般人除非萬不得已，也不會對自己熟識的身邊的人或事輕易動用「種族歧視」這頂桂冠，畢竟，種族歧視是一個有着嚴格界定的法律詞彙，用得不恰當，反而會給自己招來

## 漫談移民心態(下)——活出自己的精彩(一)

舒怡然

是非。然而，無論在職場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又的確不時地會遇到或感受到各種各樣帶有種族偏見甚至是歧視的人或事，有時它們就如同空氣中飄浮的尾氣一樣，使你總感到那樣一種不舒服的味道。記得剛開博時，就寫了一篇《以平常心看待種族歧視》，今天重溫那篇短文，很為自己當時的輕鬆口氣而驚訝。說得多輕巧，“平常心”，人家都袒露出對你的輕慢瞧不起的姿態，你的心還“平常”得了嗎？連我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不“平常”，你又能如何呢？總不至於為了某個人的某種偏見，而對簿公堂吧？

如果我們把神經放鬆下來，環顧左右會發現，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小環境之中，我們經常接觸的人都處在一些特定的圈子內。如果說，我們感受到了偏見與歧視，那一定是這些圈內的人給我們帶來的。這一來，如何應對種族歧視問題，就變成瞭如何在“小”生存環境中消除歧視的問題了。

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給我體會很深的是，美國還是一個講究真才實學的地方，美國人更是一個重實際利益不務虛的民族。如果你在專業業務上有過硬的本領，終究是不會被埋沒的。所以，第一代移民在海外尋求生存發展的過程中，憑藉真本事，在小生存環境中打造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塑造自尊自重智慧向上的形象，並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難事。在網上讀過好多海外華人撰寫的系列文章，講述他們起伏跌宕的職場生涯，讀後不能不令人嘆服。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證明瞭，新一代移民在異國他鄉，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同樣可以創造出奇迹和精彩的人生篇章。

何應對種族歧視問題，就變成瞭如何在“小”生存環境中消除歧視的問題了。

單就種族問題而言，我們生活的這個大社會氛圍也許並不那麼令人滿意，有因體制法規不夠完善造成的種種制度性歧視狀況，也有因根深蒂固的偏見滋生的個人歧視現象。要改變這些社會現實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然而，我們的確是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去營造一個使自己活得自由自在的圈子。如果每個華人都有一樣一種努力奮鬥的精神，那些對我們族群固有的偏見和歧視，不就會離我們愈來愈遠嗎？

參與是改變社會現實的第一步。我所在的社區亞裔人口比例很高，不管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韓國人，都十分重視子女教育。每年郡(county)州關於教育的財政支出分配問題都是倍受關注的議題，而經過層層商討通過的議案，代表的是各個利益集團方方面面博弈的結果。

舉個例子，在我們這個地區，由於亞裔孩子在學校普遍表現出色，被選入天才培養計劃(GT-Program)的比例相對較高，這自然造成了對另一些族裔孩子利益的衝擊。所以，那州到底該拿出多少納稅人的錢來支持這類 GT 中心，一直都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在最終決策過程中，School Board 的作用極為關鍵。

去年冬天有機會聽了當地一位 School Board Member 的講座，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談到印度人不僅重視自己教育子女，而且積極參與競選 School Board 的活動，選出自己的代言人，或是自己親自參選，只有這樣別人才會聽到你的聲音。而我們華人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

由此使我想到，要想改變社會現實，積極參與是最為關鍵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從意識上覺醒，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生活，我們才真有可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出點什麼。(待續)